



蘇子元作蘇秦。秦死至是二十年矣。此非代則厲也。蘇子之事以下十句。著書者敘說也。得猶與也。齊求地而楚與之。為得成也。謂楚王曰以下諸王未詳。以為懷王。則上言已死。以為頃襄則頃襄即太子也。以為新立王。則頃襄外無他王矣。倍王之割割地倍於下東國也。請告五句。蘇子辭也。其故告以楚獻地之故。君薛公也。使太子白以亦欲割地也。延長行也。故有饒益意。權者輕重所在。謂齊以太子故。能輕重楚王也。馳亟往也。齊辭齊之辭說。因因蘇子交齊也。割多丸反。斷齊也。猶制也。史漢作制字。功見。謂入地也。便楚謂太子去楚之便也。滅跡沒其便楚之跡也。奉王而代立楚太子。言代太子立為王也。因約因為之約齊。世與少有言如之者少。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



代元作秦令  
並從傳

就此一機甚  
奇甚便

妙喻

挺晁本作挺  
挺土一作挺  
子挺猶範也

夫人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土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

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秦昭王聞孟嘗之賢求見之故將入挺拔也拔於土中

君字補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令人體貌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



觀帖得好有  
色  
如此筆芒前  
無堅壘

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則薄矣。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

體貌有禮容也。固言其不通。顛倒。蹶。偃也。言其請救之遽。望拜。望而拜之。雖得則薄。謂他人請謁。雖有得。不如髡之厚也。急言應之疾。

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勸。夏侯章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

勸一作勸或作懼

當時田文擅齊國人從之。齊王疑之。深矣。彼以為猶有毀之者。則亦未至於偶國也之疑。未濃未快。

一本以吾毀之者也。待元作持姚云。劉作豈待言也哉。

曰。文有以事夏侯公矣。勿言董之蔡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為之也。君所以得為長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為孟嘗君。豈得待言也。

不嘗。如云未嘗。有以事也者。言事之厚。彼不害我也。董之蔡菁。齊人。長者。有容之稱。高帝紀。為其母不長者。

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

一本無以字

語不甚濃細。玩儘有致。



勝一作勝  
腎元作腎字書  
無腎字

血滿其祗田督曰車軼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  
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  
使而弗及也勝腎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  
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粹若魏文侯之有田子  
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為君取矣

讌合語也。訾不稱意也。言孟嘗有不得意於諸  
侯者。軼轍也。有言欲得之也。如使而弗及。若有  
使之如恐  
弗及也

亦有境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或以問孟嘗  
君曰為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矣

舍人遊三字  
補

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精

勿言也居基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

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

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

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

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

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

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

以攻齊是足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



語劉作謂

勿以齊為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滿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語善為事矣轉禍為功

錯措同舍也欺者已不肖而孟嘗言其賢也可語言可與語

處字衍一本無

流便

說文鐸拔去田草也即薶字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處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鈹鐔七通呼高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

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錯亦舍也。不相與處。不屑與處也。來害相報。謂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而害我。報其棄逐之怨也。世之立教首言後人將視此為戒也。

精潔

漂飄同姚云別本作標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



戊字補

未精

正論

意狀絕妙

二語朴挺

快然

有此乃更快

可為受諫之一法

煖史作驩並况素反即諛

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戊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

之揚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戊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戊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戊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

行。當去音。即按行之行。兼相他國故。才出萬人曰英。千人曰傑。中閨。特立之戶。上圓下方。



古人陳辭隱約  
令人可思馮煖  
直云無好無能  
便非當時游士  
所及孟嘗當已  
識之矣

蒼勁不及史  
記而意態淋  
漓過之可並  
觀

一本之魚客

吳氏韵補家  
叶工乎反

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此節奏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

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憚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是一作事  
辭命甚古於  
拙處見隋

葉問作波抄



意奇

一本赴作起  
史記有富給  
者與期意好  
勝此史記使  
召驪不如此  
長驅求見  
語不奇而敏  
妙意態宛然

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

不說之不元  
作乃  
作乃是

終元作正

僅元作今姚  
本作僅

元作謂惠王

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爲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子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



詰不盡

一本書下有一字

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齋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能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具饌具。草不精也。一曰菜也。列士傳。孟嘗君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缺。劍。靴也。莊子音義。缺。從稜向刃。歸來乎。欲與俱去也。記。疏也。會。大計也。小宰。要會注。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責。債同。通財也。是謂國事。一本是作事。蓋因音而訛。說。閔。王章。則是作則事。亦此類。沈。沒溺也。券。亦契。契。別書之。以刀判其旁。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券。編合赴者。編合矣。乃來聽命也。一本赴作起。則起屬下文。謂起而矯命也。合讀起句。亦通。長驅行不留也。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言徙故相為上將軍。而虛相位以待孟嘗也。服劍。王所自佩者。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

上君字補元  
作謂孟嘗曰

戰國策 齊



妙喻

精潔

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求存所求者存

子元作秦史作代是章華姚及一本作華章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

往一作生

為秦元作卒秦

流動而說事情透自覺快無涓緣飾衍其字一本無

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致帝致帝號於齊也患在後故曰從往與從來異也恨秦違秦而秦恨之也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者雖稱有先後無害於帝也

子元作秦

即申前未盡意而更覺快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



對曰伐宋利五  
字補劉本作王  
曰不如伐宋一  
本無然字  
補對字未安  
宜作王曰方  
是

排中有隋

姚本刑作形

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僨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

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夫約然然其伐宋之約。史作夫約鈞然。言齊秦俱相約如此。貳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伐宋也。刑猶威也。敬秦以為名。非實敬之也。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

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

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

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

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

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

字元作秦  
是策不從揣摩  
神圖中來直論  
天下形勢用兵  
虛實憊。以戰  
兵後事為意縱  
侯駘蕩不詭於  
道奇士也

信口說去無  
結構而文采  
爛然  
流動有態勢  
但氣不甚蒼  
動然華語隋  
句亦往。不之



輕俊  
雄辭奇句出  
之不窮與辯  
主之文

權藉事證

儘有姿態

蒲元詐溝

便如此收唐  
以後定不如  
此然此亦不  
可謂法

方叙事而旋揣  
意中戰國文所  
以婉暢西漢則  
動而稍直矣

此數語甚蕪  
率  
兵弱事敗字  
重恐有誤

不主怨

科秦字  
主怨事證

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劔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妙。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

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

戰國策 齊



王人謀人  
語不甚淨然  
亦有逸氣

則是元作別  
事敵元作適

謹元作僅

穡積元作積  
禍

姚及一本矯  
蠹下有而不服  
矣四字

無  
強字衍曹本

王人事證

謀人事證  
此數語稍俊

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主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主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

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客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主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客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



能元作同

語稍

霸一作七

是言也當在滅中山後取淮上滅宋侵三晉之前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形同憂

形同憂事證

意亦快

何則二字衍一本無何也二字

王也也字衍

戰攻之失

叙事碎而痛切西京以下不能湊泊矣不甚鍊淨而有華有鋒

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小收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也主張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



形容有態

此等文字大  
不易學不可  
謂是法然法  
未嘗不存若  
錄之使整則  
必板刪之使  
簡則又必不  
暢必悟此機  
文乃入妙

鉉姚本作弦

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  
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  
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  
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  
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  
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鉉  
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  
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  
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戰攻事謚

錯中有整

之志之字補

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  
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暮數而能拔  
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sub>短</sub>於兵，故三下城而能  
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  
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  
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  
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  
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



吳云前事下有闕字一本前事矣

率中見俊

姚云咎一作樞按呂春秋亦有樞罪於先王之語則善劉本則喜

亦有態色

妙論快

今雖千將以下止明于時權之藉也言先天下之禍後藉之得也今世之為國以下止好挫強也言遠惡之得主怨之禍也且夫以下至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為一節語曰以下至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為一節今世所謂善用兵以下至為一節

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

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



作北字是

坐制

假談自恣  
暢而稍漫

然也之也補  
此也字不補  
亦得

然也元作然  
矣

詩字補

竟即上文境  
字也一作競  
坐制事證

稍覺傷繁得  
一刪當更妙

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隋○語○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



此文非不奇  
肆非不饒姿  
態然讀之終  
覺未盡善者  
以其未精腴  
此是鑿鑿之  
力未至若韓  
非之初見秦  
則兼美矣

本無故字

收應精神

外下已字補  
此已字似不  
必補

首以用兵後起  
約結遠怨二端  
為言而以權勢  
時藉明之後分  
三節皆推言用  
兵不為天下先  
之意而不主怨  
之意在其中錯  
綜起應變化不  
窮只何以知其  
然也一語六用  
而不覺其複

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  
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  
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  
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  
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  
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  
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  
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  
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

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  
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  
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  
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  
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藉言有所資權是也時得其時也人怨之則雖  
欲乘時不能也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博物  
志干將陽龍文莫邪陰漫理此二劍吳王使干  
將作干將越人莫邪其妻亦善作劍劇利傷也  
銘利也車舍人主車者傳驛遞也不休傳言其  
警急城割平言城中割地求成平成也土以土  
塞門而守遡愬同底砥同礪也驚亂馳也勸行  
之者若勸而行之言其決也鞠窮也言遂事也



長詐之長。猶益之也。從於天下。謂後之。非多韓魏。謂得地等耳。重伐不義者。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也。寡信之信。猶恃也。莒蔡是矣。矯揉箭箝也。故有變意。此言變其初也。一日。去堯切。火行之道。此之道。猶行也。身從諸侯之君。言諸侯從之。不並滅。言亦不皆亡。在所處耳。寄怨言假手於人。而不為主。寄怨而誅不直者。使人誅之而已。不主怨。即所謂重伐不義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為名也。跼不伸也。眾事猶共事。中人。國中之人。禱祝為行者所也。翳華蓋也。故有隱義。言釀於中。以待飲至也。置社。將以戮不用命者。正事之事。謂財賦警備之事。酺。大飲也。鏤。刀環。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檐。衣蔽前者。檐蔽。疊言也。言士作苦。衣易蔽。故亟治之。衝。陷陣車也。正當作輶。城上露屋為櫓。戰陣高巢車亦為櫓。家雜總。全家併作也。窟穴。謂地道。暮數之數。數月也。比勝之比。相次也。上節之節。猶等

也。守不可拔。守城期於不拔也。得而保之。得此人為保障也。便。謂巧。審弓得便。巧乃發也。素用強兵而弱之。言兵常用。雖強必弱也。五兵。淮南子注。刀劍矛戟矢。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將自敗也。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也。宿。留也。猶宿諾。竟。即境。堞。中為戰具。境內為守備也。王服。王者服飾。丹衣。柱。丹柱。猶衣之也。考工記。龍旗九旂。鳥旗七旂。龍旂。即青龍。鳥旗。即朱雀也。

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咥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室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與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與燕戰。求所以



賞元作償

一作露衣

三不知春秋後語皆作知之

亦快

姚本太史氏女無后字

賞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sup>預</sup>血霑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為漑園君王后太史后氏女知其貴人善事

下立字補

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為王襄王即位立君王后以為后生齊王建

孫室子公孫家子。猶宗室云。千乘青州郡。后姓也。以其姓后。不可曰后后。故曰君王后也。

妙絕

行閔字

袒蕩早反今循習作徒素反

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



而殺之

襄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  
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  
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  
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  
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  
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  
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

為字補

法史作却

全未精密只是鋒鋌勁肆

死本無智者二句而云此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忽遺却忠勇士向全重前雖云不拘然不可謂法

本言齊雖奔南陽意在必得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不易解張居正曰楚攻南陽以下乃懼之以禍歸報燕王以下乃動之以利未總歸一智字

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  
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  
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  
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  
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  
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  
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昔年之敵卽臣見公之不  
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



聊城一本故聊

真西山曰燕將堅守聊城人臣之節也魯連特為齊計耳初以休兵歸燕又勸以叛燕歸齊是何言歟請者不可眩其文而不察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連顏蠲而皆惜其未聞道豈為箭頭一書乎稱寡一本稱孤

此亦暗照忠勇智

并鬼本作奔

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擣全齊之兵其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比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

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鈞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



一云出字連上  
讀曰計所出

歸燕證

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

此又只專說  
智似全以智  
誘之其忠勇  
則是激辭耳

倒韜元作到讀

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韜獨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齊無南面之心者、蓋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此二縣、故不南面與爭也、秦人下兵、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不敢東面、不攻齊也、齊善秦為橫、斷亦棄也、規猶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齊者據相持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般、以帶為城、以牒為械、般九設機變、墨九拒之、般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故云墨翟之守、以為遭委之遭遇也、史無此句、則尤明韜、韜、弓衣、

倒示無弓



簡暢

徵字疑字是  
關鍵

姚云別本巖  
字作巖字句  
絕無下字

正論

須有此效實  
方符前令

單國策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  
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已破燕田  
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  
田單相之過菑澗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  
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  
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  
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  
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  
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王嘉單

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  
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  
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  
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  
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  
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  
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  
嗟乃王之教澤也

徵猶信也太子初易姓名爲庸人疑之至  
是始有狀可信也田單之立疑人疑單也

我國策



氣甚逸

猶元作由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  
 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  
 於朝貂勃曰距之狗吠堯非貴距而賤堯也狗固  
 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  
 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  
 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  
 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  
 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  
 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

燕且率

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  
 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  
 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  
 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  
 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  
 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  
 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  
 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  
 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



一本王觴賜諸前恐賜乃觴之誤

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

治曾本作始

快

的論

一云下城陽一字因上文衍一本無

山中元作中

下單字補正曰與前連舉不同不必補

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



夜一作遠

陸

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見譽云者不欲正言其毀也。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句懷翟與士也。惴惴憂懼也。闔城陽而王不通王而自王也。城陽天下城陽與天下之人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

一本壘枯骨成丘

別本無可姓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說苑宗廟亡矣竟竟喪矣歸何黨矣皆叶平聲讀此倡是韵語盖作勞之辭若後人帳中歌也苗滿通用古或然然一行兩見必傳者記也致各本皆然故不為易

曰將軍之在卽壘坐而織菅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壘軍壁也。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無人物也。廬陵劉氏讀壘枯丘謂空守一丘為壘



耳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一本引北堂書  
鈔同說苑無能字插鋪同刺土器尚猶久也言  
見亡之兆其日已久矣  
聞若言之若猶如此也

如元作以

與呂紀不侵  
篇內語全同  
差不數字似  
即係彼本中  
摘來

猶元作由下  
同

孟嘗君為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  
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奚  
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  
未晚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  
車十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愧之以辭公孫弘見  
昭王曰薛公之地大小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  
王笑而曰寡人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

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  
弘對曰孟嘗君好人大王不好人昭王曰孟嘗君  
之好人也奚如公孫弘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  
諸侯得志不慙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如此  
者三人而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能致其主  
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也辱其使者退而  
自刎必以其血洿其衣如臣者十人昭王笑而謝  
之曰客胡為若此寡人直與客論耳寡人善孟嘗  
君欲客之必論寡人之志也公孫弘曰敬諾公孫



此斷語全同  
益可見自彼  
來

未字補門下  
子字補

養字下有闕

以王斗語倒  
用之乃更暢

爽然

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國也。孟嘗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陵。可謂足使矣。

說義聽行所說有義或能聽而行之。不侵不可侵辱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騾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嫱西施

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養猶公養。椒姓亦名。陽得了養下。脫所養人也。二公雍門陽得也。二人謂椒亦及陽得所養者。

王建

戰國常語

于元作秦史  
作周子此時  
秦死已以意  
恐未是也  
前齊楚元作  
齊燕後齊楚  
元作燕齊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



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  
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  
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  
過矣。

生隋

此害字元作  
割後字補應  
字補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北有趙魏。秦伐周  
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却周害也。及韓却  
周害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為患矣。今齊應秦伐  
趙魏。則亦不免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令齊入  
於秦而伐趙魏。趙魏亡之後。秦東面而伐齊。齊安

救字補

得救於天下乎。

不伐不從秦伐周韓也。為割割地與趙魏也。一  
云。割地與秦。韓却周害。言趙魏徒不伐而不救。  
則韓必退却。周有秦害也。與秦為患者。秦以其  
不應已。又無周韓之捍。秦伐必及也。不果於趙  
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也者。趙魏近秦。其應秦不  
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人謂應之果  
此言秦伐周韓。趙魏雖不應秦。然周韓既割。而  
趙魏不免。況齊可以不應秦。今應秦伐趙魏。趙  
魏既亡。而齊亦不免矣。所以  
言此者。欲齊之援趙魏也。

國子曰。秦破馬服君之師。圍邯鄲。齊魏亦佐秦伐  
邯鄲。齊取淄鼠。魏取伊氏。公子無忌為天下循便  
計。殺晉鄙。率魏兵以救邯鄲之圍。使秦弗有而失

語亦近勁  
然才甚腴暢



覆元作福軍  
元作君

此下稍濃

秦得齊則重六國得齊亦重蓋齊當天下之衝負山海之固足以難秦也妻敬百二十二之喻非親子弟莫可王齊亦此意蓋東西相制之勢也今之青齊不係天下之重建都在北耳然斷臨青則南道絕張州評

意新與孟子君為輕之說同想戰國時有此論一篇皆問諱辯所祖

天下是齊入於魏而救邯鄲之功也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鄆郢者楚之柱國也故三國與秦壤界秦伐魏取安邑伐趙取晉陽伐楚取鄆郢矣覆三國之軍兼二周之地舉韓氏取其地且天下之半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內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韓魏趙楚之志恐秦兼天下而臣其君故專兵一志以逆秦三國之與秦壤界而患急齊不與秦壤界而患緩是以天下之勢不得

不事齊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故秦楚趙魏得齊者重失齊者輕齊有此勢不能以重於天下者何也其用者過也

循行順也。行便宜之計謂竊符奪兵也。齊入於魏而救邯鄲者蓋齊與魏親初雖佐秦今魏救趙亦同救也。壤土界境也。言其地相接。且猶幾也。疏言離其友封疆之也。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



不甚鍊淨

者字補

諸書葉陽皆

不地范雖傳

注華一作葉

瑱它典它句  
二万

又總一問

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邪乃進而問之  
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為人也  
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  
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  
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  
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  
子無恙邪徹通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  
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  
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

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  
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  
乎

不業不得在位成其職業撤去也  
不朝者蓋為命婦則朝也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  
夫太史敷女竒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  
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  
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  
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敷曰女無媒

敬音躍一音  
岐



四字衍

昭王元作始  
皇后卒於莊  
襄之時不逮  
始皇也

叙兩事佳

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

客入秦，皆為變辭，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具。

庸備同。均直也。已忘云者，蓋怒建之不心受。託以病昏耳。變辭變詐之辭。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

社稷邪？為王立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

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

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為謀，即入

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

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郵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

聞元作與  
衍為字又疑為  
謀本注字  
十元作百下同  
妙策  
齊為三晉燕楚  
之根抵三晉燕  
楚為齊之藩蔽  
秦雖強暴百餘  
年不能并諸侯  
以表裏相鈞帶



耳及齊王建用  
后勝之謀信秦  
間之言拱手事  
秦不救五國以  
亡而齊為虜理  
勢然也  
李卓吾曰齊之  
亡甚無謂王建  
餓得亦甚可憐  
然如建者不餓  
死中甚用也餓  
死一無用痴漢  
而可以全活數  
十百人猶且為  
之況全齊百萬  
生靈乎干戈不  
格且四十年戰  
國之民齊何獨  
幸與夫天之立  
君本以為民耳  
由此言之雖謂  
建有大功德於  
民亦可

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  
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  
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  
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  
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大  
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  
是齊為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

共屬河內。  
客謂陳馳

皇明萬曆己未仲秋烏程閔齊伋遇五父裁注





